

論星雲大師對中國佛教的卓越貢獻

李四龍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文摘要

星雲大師，是當今佛教界當之無愧的高僧大德，是中國佛教界的榮耀。他所創建的佛光山事業，把中國佛教帶到了世界各地，把中國文化饋贈給世界人民。大師的佛法，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是佛法智慧與現實生活的結合，是禪宗在當代社會的新發展。我把大師對當代中國佛教的貢獻概括為：一個核心、五大方面、四個亮點。

關鍵字：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 貢獻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Buddhism

Li Shilong

Professor, Beij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bstract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is one of the most eminent and honorable master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t community. The Fo Guang Shan Buddhist Order founded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as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together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Humanistic Buddhism as propagated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as successfully harmonize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s well as integrated wisdom and practice in daily life, such as Chan in modern society. This paper present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contributions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into its essence, five main aspects, and four noteworthy points.

Keyword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umanistic Buddhism, contributions

一、前言

星雲大師，是當今佛教界當之無愧的高僧大德，是中國佛教界的榮耀。他所創建的佛光山事業，把中國佛教帶到了世界各地，把中國文化饋贈給世界人民。大師的佛法，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是佛法智慧與現實生活的結合，是禪宗在當代社會的新發展。

大師的事蹟、著作，現在大家並不陌生。我的這篇文章，想從個人的角度談談大師對中國佛教的貢獻，希望也能借此探討中國佛教未來的發展方向。我把大師對當代中國佛教的貢獻概括為：一個核心、五大方面、四個亮點。

二、大師的貢獻，其核心是宣導「人間佛教」，展現人間佛教的時代內涵

「人間佛教」是太虛大師(1890-1947)最先提出的佛教改革口號，是要表明佛教「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者出家到寺院山林裡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太虛大師全書·支論》)這位法師心目中的佛教，最初被他稱為「人生佛教」，希望能服務於現實人生的佛教。在他看來，佛教本該「契真理」、「協時機」，「適應現代之現實」。然而，從印度來到中國的佛教，受制於儒、道兩家的思想而有所變易，最終使中國佛教成了一種變態的家族制，成了替老百姓超度亡靈的風俗、迷信。他說：

佛教之來中國，以先有軌範人生之儒教，興祭天、祀鬼、求神仙之道教。故承受發揮者雖在大乘思想，然以人生社會已為儒化所專有，故佛法應乎少數儒道之玄學者，則為禪宗興天臺、賢首，遊之之外；應乎一般民眾之習俗者，則由淨土、密宗而流為專度亡靈及鬼神禍福之迷信。隨俗之習，而真正之佛法未能成中國之



人群化也。且反受中國宗法社會、家族制度之影響；而將原來六和僧眾之僧團，亦化成變態之家族制。（〈人生佛學的說明〉十七年夏在上海儉德儲蓄會講稿）

所以，太虛大師很早就提出佛教界要進行「三大革命」：組織革命、財產革命、學理革命，後來規範為「教制、教產、教理」革命。不過，太虛的理念太過超前，並不能被時人接受，乃至於他自己都到最後慨歎自己「失敗」的原因。

物轉星移，太虛當年播下的思想種子，到今天已落地生根，甚至可以說是枝葉繁茂。在印順、趙樸初、星雲大師等諸位大德的努力下，「人間佛教」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在星雲大師的率領下，佛光山的實踐讓人看到了人間佛教的表現樣式，讓人意識到這種佛教是「佛說的、人要的」。綜觀大師的弘法生涯，「人間佛教」是他的生命主軸，他是人間佛教的身體力行者，要把佛教落實於人間。最近他還在佛光山專門成立「人間佛敎研究院」，努力總結、推廣人間佛教理念。

在他看來，「真正需要的是落實人間佛教的行者，人間佛教不能只是喊喊口號而已，也不只是引用一、二句經論就算。」¹ 要讓傳統佛教開創一番新局面，就要達到「生活佛法化、佛法生活化」的目標，佛教必須「走向城市、深入社會、關懷群眾、超越國界、弘化全球」。為此，星雲大師提出了佛教「十化」的實踐方向，即：國際化、社會化、藝文化、本土化、現代化、人間化、生活化、事業化、制度化、未來化，希望緣此能以佛法來淨化人間，完成佛光淨土的建設。他認為，唯有如此，佛教才能深入家庭、社會、人心，才能與生活結合在一起，成為人生需要的佛教，佛教才會有前途。

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藍圖〉，《普門學報》第5-6期，高雄：普門學報社，2001年9、11月。

佛教的修行，主要是為「了脫生死」，生死，原本是一體兩面。但在中國的民間，對佛教的期待，主要是想借佛菩薩、法師的力量消災祈福，超度鬼魂。人間佛教的關鍵，則要引導信眾去理解佛法，要讓他們自己以佛法智慧回到現實生活，轉化煩惱，甘心奉獻。也就是說，人間佛教要把佛法還原為一種生活的智慧，而不僅僅是一份神祕的功德。星雲大師以種種方法，把佛法落實到信徒的日常生活裡。上面提到的「十化」，最重要的內容，在我看來是佛教的「人間化」、「生活化」。大師對現實社會的變化與發展，具有敏銳的觀察與深刻的領悟。在他那裡，佛法從來就是活潑可愛的，富有幽默感，是對現實生活的會心微笑。這讓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馬祖道一的名言，「平常心是道」。以前，我們是臨命終時或死了以後才會想起佛教，但是現在，很多人甚至舉辦了「佛化婚禮」，大師的人間佛教讓大家在舉手投足之間就能分享佛法。大師要求自己的信徒堅持四個工作信條：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而在他們用餐之前，都會唱誦佛光四句偈：慈悲喜捨遍法界，惜福結緣利人天，禪淨戒行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

星雲大師常講「佛陀不是神，是人」，強調以人為本的思想，他的人間佛教所展現的是一種回歸人間、回歸生活的人文精神。這種人間佛教的人文精神，在我看來，可以有五個方面的具體表現：重視文教、立足制度、開拓事業、宗教對話、關懷生命。

三、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五大方面

(一) 重視「文教」，重塑僧人的正面形象

成為佛教徒，首先是要皈依佛法僧三寶。然而，從明代的筆記小說開始，僧人在社會上的形象逐漸變得不太正面，僧尼成為社會諷刺對象的情況，並



不鮮見。在上世紀五〇年代，星雲大師初到台灣之時，出門遇到法師仍被看成是一種「晦氣」。然而，到了今天，僧人在台灣社會很受尊重，星雲大師每到大陸，都受到極高的禮遇，信眾都以見到大師為榮。我想，這種形象的轉變，總的來說，除了大師個人的魅力，主要得益於人間佛教的實踐，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則是緣於大師始終推崇「文教」，僧人既有佛法，又有文化，能為大家解答人生的困惑。

禪宗是主張「頓悟頓修」的宗派，貴在明心見性。針對隋唐時期佛教界側重經教的風氣，禪宗明確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別傳」，這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運動。受此風氣的影響，中國佛教界對佛典的講解與注釋，在宋元明清時期逐漸弱化，對佛典的學習，往往出於各種儀式、法會的需要。同時，唐宋以後的僧人往往隸屬於某一宗派，他們對佛典的關注，往往局限於各自宗派所推崇的有限幾種。因此，這一時期的僧人的佛學素養急劇滑坡，其社會形象也就會有相應的下降。然而，這並不歸咎於禪宗本身，因為禪宗並不意味著不重視佛典，不重視學習，它所反對的只是囿於文字的障礙，「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只是特定時代的口號。

經歷了明清時期的中國佛教，亟需文化的滋養。如何讓僧人成為有文化而受社會的尊重？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佛教的重要課題。星雲大師所領導的佛光山，其基本的弘法模式，是以文教為主，以慈善為輔。佛光人相信，只有「文教才能究竟解救人心，才是真正的慈善」；「慈善人人能做，並非佛教的專業，所以佛光山只是隨喜而作；文教是理想的發揮，並非人人能做，也非人人相投，但這是佛教的根本，是究竟解救人心的慈善事業，所以佛光山堅持以文教弘化。」²因此，佛光山一直在扶持文化、興辦教育，從幼稚園到大學，佛光山應有盡有；從報紙雜誌到廣播電視，佛光山一應俱全；成立佛光

2. 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文化，2005年8月，頁152。

會，建立佛化家庭與檀講師制度，把佛教的文化與教育直接帶進家庭，融入生活。佛光山把自己的弘法宗旨概括為四句話：「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

在大師的事業中，辦學校是他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一應俱全。他在台灣創辦了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尤其是在美國創辦西來大學，殊為難得。1991年1月「西來大學」(原名 Hsi Lai University，後改稱 University of the West)正式開學，最初暫借西來寺上課，1996年遷到現址。這所大學位於洛杉磯郡的柔似蜜市(Rosemead City, Los Angeles County)，地理位置優越，當地的文教機構、博物館、美術館近在咫尺。西來大學雖是佛教界出資興建的大學，但不是傳統的叢林教育，而是一所能與現代教育體制接軌的、合乎美國規格和標準的現代大學。該校設有工商管理系、宗教系、推廣教育系、英語系，設有世界佛學研究院、佛教心理學及諮詢研究中心和少數族群及小企業研究中心，各系分設學士、碩士和博士課程。該校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多所院校建立學術合作關係，2006年成為美國「西部學校及大學聯盟」(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正式成員以後，所授學位及學分獲全美各大學承認。

作為一所佛教界開設的大學，星雲大師希望「人間佛教」是西來大學的精神依恃，在課程方面能融合人文與科學、理論與應用、東方與西方，希望學生不但學得知識和技能，開創事業前程，還要發展健全人格及高尚品德，使心靈充實、身心自在。這樣的學校，已經超出了現在所謂「佛學院」的運行模式，其人才培養的目標並不是單純的僧人，而是社會大眾，一方面傳授能在社會上謀生立足的技藝，另一方面在校園文化裡滲透佛法的智慧，以佛教的戒定慧滋養當代的青年學生。與此同時，大師還把優秀的僧人送到世界各地的高校學習，不僅學習佛學與宗教學，還學習教育學等多種學科，因此



佛光山有一批獲得世界名校博士學位的法師，他們是有世界眼光與學術素養的新型僧人，既有僧人的品格，也有熟練處理世間事務的能力。

在佛光山也有恪守叢林制度的佛學院，基本是以培養僧人為主，是派駐到各地、各部門的僧人養成學校。到了佛光山所辦的大學或道場裡，這些僧人經常會擔當重任，不辭辛勞的承擔弘法事業和管理的菁英。這樣的出家人，怎能不受人尊敬？

（二）立足「制度」，造就現代僧團典範

佛教的制度，包括個人與集體兩方面：對個體僧人而言，戒律最重要，當年佛陀留下遺訓，「以戒為師」；對集體而言，叢林規約最重要。戒律是佛教徒修行的根本依據，古往今來，其變化並不很大。雖說對得道高僧而言，可以持守「無相戒」，也就是不必拘泥於戒律的表象，但對絕大部分僧人而言，尤其是針對凡夫僧，「無相戒」的說法過於高遠。因此，在中國佛教裡，嚴持傳統的戒律成了佛門的根本。在這方面，幾乎沒有什麼創新的空間。佛光山的制度創新，主要體現在寺院的組織、管理制度上。

集體生活的前提，是尊重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當年百丈創清規，也是要让寺院生活能適應中國的社會環境。因此，專靠眾生護持、居士供養的僧人，在中國的寺院裡便需要自力更生，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出坡」，農禪並重成了一項光榮傳統。現在的中國社會，跟以前又有很大的不同，全球化勢不可擋，民主化深入人心，大家的經濟水準與教育水準都已今非昔比。在這種形勢下，僧團幾乎無法躲在某個僻靜的地方隱修，即使你不去理會別人，別人也會找上門來，外來的宗教與文化無孔不入，不同文明之間的碰撞與衝突已無法避免；在這種形勢下，僧俗之間的等級觀念也受到衝擊，大部分居士已不滿足於禮敬師父，也不滿足於師父僅僅跟他們講因果報

應、神通風水，他們還期待師父要講佛法智慧。也就是說，居士對僧團發展的影響力正在加大，如果不能好好地處理僧俗關係，許多以前的佛教徒就有可能變成其他宗教的信徒，如何穩定佛教徒，是當代中國佛教的重大難題之一。佛光山的制度創新，在我看來，最大的亮點是處理好了現代社會的僧俗關係，從而化解了穩定佛教徒的時代難題，讓佛教徒成為有尊嚴的群體，其信眾人數不斷攀升，讓佛光山成為現代僧團的成功典範。

大師經常提到傳統與現代的結合，這就是一種鮮明的創新意識。譬如，他在加州洛杉磯建立的西來寺，是佛光山在美國的總部，即「佛光山美國別院」，該寺占地面積不大，僅有15英畝，卻被認為是西半球最大的佛教寺廟。西來寺的主體建築，包括大雄寶殿、五聖殿、寮房、禪堂、藏經樓及懷恩堂等，建築精緻，工藝精湛。中國傳統的寺院建築風格，讓整座西來寺氣勢恢宏，法相莊嚴。同時，這所寺院的功能十分現代，特別重視文教事業，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西來大學」。大師的這種創新意識，並不僅僅表現在寺院建築與寺院功能上。

在處理僧俗關係的制度創新方面，我印象特別深的有兩點：一是創建「國際佛光會」，二是設立「檀講師」制度。1978年8月，星雲大師會同國際友人、世界各地的佛光山信徒，以推動國際佛教發展為宗旨，在洛杉磯發起成立「國際佛教促進會」(International Buddhist Progress Society)。後在1992年進一步創辦「國際佛光會」(Buddha's Ligh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這是佛光山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年5月16日，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在西來寺正式成立，這由五大洲出家僧眾和在家居士組成的國際佛教組織，旨在推動佛教生活化，在五大洲百餘個國家或地區成立國際佛光會的分會組織。國際佛光會，在2003年正式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成員，這一組織的成立，直接推動了佛光山在世界各地的發展空間。其工作的活力來自於有效組織居



士團隊，激發了居士在僧團裡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另一方面，居士的深層參與，使數量相當有限的出家僧尼能有機會安心辦道，在佛光山的很多分支道場，通常僅有 2-3 位法師，卻能運轉數以千計的信眾團隊。僧俗之間有比較明確的分工，「僧眾主持寺務，信眾發展社教。」不僅如此，該會成立以後，大師定期發表主題演講，歷次的講演反映當時的弘法理念和工作重心，譬如：「歡喜與融和」（1992 年在洛杉磯）、「同體與共生」（1993 年在台北）、「尊重與包容」（1995 年在澳洲雪梨）、「平等與和平」（1996 年在巴黎）、「圓滿與自在」（1997 年在香港）、「自然與生命」（1998 年在多倫多）、「公是與公非」（2000 年在台北）、「發心與發展」（2002 年在東京）、「化世與益人」（2006 年在高雄佛光山）、「菩薩與義工」（2008 年在高雄佛光山）。這些講演，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借助於現代傳媒技術，採用雜誌、報紙、圖書、錄影、電視、互聯網等方式，大師以睿智的說法拉近了僧俗之間的心靈距離。滿義法師寫的《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第三章，概括出佛光山「僧信平等，僧俗融和」的特點。

在佛光山，居士並不僅是義工，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可以給大家講法，這就是大師設立的「檀講師」制度。國際佛光會，原則是專為在家信眾設立的，同時讓有條件的在家信眾給其他信徒講法，這是「發動群眾教群眾」的策略，真正體現「人人平等、生佛不二」的思想，落實大乘佛教的菩薩精神。如何培養一批合格的「檀講師」，是我們現在需要思考的問題。現在大陸地區的佛學院，學員主要是出家的僧人。其實，這些佛學院很有必要招收一些在家信徒，讓他們畢業以後，到居士中傳播正信的佛法，推廣人間佛教的理念，使佛教團體成為重要的社會保障力量，為基層百姓服務。

而在佛光山的僧人系統內，道場之間形成了總本山與分支道場的垂直管

理系統。這套管理系統非常值得研究，看上去有現代跨國企業的管理方式，但又不盡然，佛法智慧隨處可見。佛光山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學，他們有自己的「徒眾手冊」，他們的社團管理也有特色。目前，中國大陸的佛教界正在嘗試走出國門，各個全國重點寺院也在積極提升自己的服務職能，佛光山的成功經驗，值得認真學習。

(三) 以「新事業」，開拓佛教的發展空間

現在大陸，常有人說，富人喜歡佛教。社會媒體經常議論佛教寺廟的商業化現象。大陸佛教的商業化，在有些地方已與佛教的精神有所背離，原因十分複雜，需要專門的解釋，但不管商業化的負面作用有多大，這並不表示佛教不能從事商業活動。在印度的戒律中，類似商業的活動是不允許的。但就像中國古代的佛教發展出「出坡」這樣的制度，現代的中國佛教寺院需要有自己的事業。這些事業，表現出來的就像商業活動，但與商業不同的是，並不以謀利為目的，而是為了資金的有效運轉，最大可能地發揮佛門「淨財」的使用價值，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有新的寺院經濟模式。

星雲大師說，「用新事業增廣淨財」，所得的「淨財」還可以做新事業。綜觀大師的人生經歷，他所做過的事業超出常人的想像。大師 1949 年隨「僧侶救護隊」到台灣，1953 年到宜蘭雷音寺講經弘法，正式駐錫以後，常作鄉村弘法、監獄布教，成立宜蘭念佛會、青年歌詠隊，開辦佛教界第一所幼稚園。1967 年佛光山開山，1972 年制訂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組織章程，使佛光山成為有制度、有組織的現代教團。佛光山創立之初，陸續舉辦「大專佛學夏令營」、「兒童星期學校」，成立「朝山團」，興辦育幼院、救濟院、醫院診所等慈善機構，創辦東方佛教學院、中國佛教研究院、英語佛學中心、《佛光學報》、《普門雜誌》、《佛光大藏經》編藏處、佛教梵唄音樂團等文教機構，並於 1988 年舉行全台灣行腳托鉢，募集資金成立「佛光山文教基金



會」。該基金會支持出版《佛光大辭典》、《普門學報》、《法藏文庫》，舉辦多種以「人間佛教」為主題的兩岸或國際學術研討會，傾力推動兩岸佛教學術界的交流與研究。佛光山還有「人間福報」、「人間衛視」等大眾媒體，以期更快捷地傳遞佛光山的弘法資訊。2011年12月，佛陀紀念館在佛光山落成啟用，以期更好地實現以佛法教育信眾的目的。

佛教依靠的力量，在過去的二千年裡，不斷地發生變化。東晉的道安大師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當時，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佛教主要依靠帝王將相這些貴族的支持，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出家的僧人要有很高的文化素養，才能與上流社會交往。到了宋朝，中國社會的結構發生變化，以往的貴族體制逐漸瓦解，科舉制度成為社會分層的主要依據，民間社會的力量逐漸突顯，因此，佛教依靠的力量從貴族轉向平民。這在宋元明清的佛教裡，一方面表現出修行方法的簡易化，念佛法門幾乎一統天下；另一方面，寺院裡發起了大量的經懺活動，成為寺院經濟的主要來源，替代了以往的貴族供養。到了現代社會，主流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科學」幾乎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單純的經懺活動很難吸引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而且，現在的佛教徒，越來越不喜歡無緣無故的捐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輕人，他們雖然也很願意布施，但需要理由。寺院、僧人接受布施的理由是什麼？大師說，「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人緣。」出家人是義工的義工。僧人是當代社會的慈悲使者，這是佛教接受布施、供養的理由。現代佛教的依靠力量，是有善心的普通公民。因此，佛教必須要有新事業，做一些能對大家有幫助的事業。從原則上說，寺院的經濟來源，不應該是對信眾提供有償服務的回報。寺院經濟的收入與支出，都是為了布施，方便十方眾生。

至於有哪些新事業，這就見仁見智了。但寺院的門票，實在談不上是「新事業」，應該儘快成為歷史。

(四) 宗教對話，豐富中華文化的時代內涵

眾所周知，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主張儒釋道「三教合流」，佛教從一個外來宗教演變為徹底的中國宗教。到了晚清，基督教、天主教全面進入中國社會。在清末民初的一批知識分子中間，流行了一股融合儒、佛、耶三教的思潮。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後，中國社會實際上已經無法迴避基督教、天主教的影響。明智的態度就是要面對它們，積極地參與到各種各樣的宗教對話中。星雲大師的弘法實踐，其重要的方面，就是推動宗教對話，並在他的一些說法中與基督教精神有所契合，成為當前佛教界最有世界眼光的高僧大德之一。

1938年，太虛大師做了一個著名的講演，題目是「中國需耶教與歐美需佛教」。他說，中國佛教「需借鏡基督教，改良佛教，振作佛教精神，影響民間，以共同的團體精神生活，培養組織能力，是中國整個民族所需要的」，這位提倡「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旗手，高調宣稱需要學習基督教。我們這些後學不能不佩服他的遠見卓識，這在當今的中國大陸已是佛教界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困境：在上世紀八〇年代大陸地區改革開放以後，基督徒的人數迅猛增長，目前已達到2,800萬人，而佛教徒的人數基本穩定在1億左右。有趣的是，在台灣地區，基督徒的人數並沒有多少增長，佛教明顯表現出華人第一宗教的興盛氣象。原因何在？我個人認為，這與台灣地區普遍主張「人間佛教」有關。

很多人間佛教的實踐者，綜觀他們的一系列活動和各種著述，我發現，推行人間佛教，存在一個大致類似的模式：儒家的說法、佛家的想法、基督教的做法。高僧大德在向信眾說法的時候，最容易接引眾生的方便法門，首先講述儒家的思想。自從「文廟」、「書院」、「私塾」等儒家教學機構淡



出中國人日常生活以後，儒學的教育責任，在很多時候落在寺廟、道觀身上。若從源頭上說，這是明清以來三教合流的餘緒；若從近的原因來看，那就是人間佛教的理念。當年宣化上人在美國萬佛城辦學，有專門講授儒家思想的課程，包括《論語》、《孟子》，他所開設的學校要求學生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做人基礎，在小學提倡孝道，在中學提倡忠貞愛國，在大學提倡孝忠仁義。宣化的這些做法，絲毫不影響他的高僧形象，因為儒學只是一個接引，真正的思想還是佛教。正如太虛大師所說的一句名言「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人間佛教所要成就的「人格」，是以釋迦牟尼佛為典範，就好比現在佛光山建造了「佛陀紀念館」。因此，人間佛教的內涵，還是佛教的想法。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星雲大師所講的「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表面上是講做一個好人，對於華人來說，首先聯想到的很可能是儒家的做人原則，而在佛門，「三好」首先是身、口、意三業的清淨，儒學是接引，持戒是昇華。在大師通俗化的表述當中，佛教的思想融會其中，潤物細無聲。

台灣的人間佛教實踐，在慈善與教育領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慈濟功德會的救災與醫療，佛光山的教育、法鼓山的學術，堪稱是給當代佛教界參與社會事務做出了不朽的典範。這些教團的實際做法，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基督教的經驗，基督教的團契組織，往往能給信徒提供很多精神的與物質的幫助，盡可能展現「信、望、愛」的理念。星雲大師給佛光人提出了「四給」的要求：「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這種植根於佛家慈悲精神的通俗說法，展現為「無我」的大愛，落實在現實生活裡，足以與基督教的團契互助精神相比肩。我個人認為，正是人間佛教的這種包容精神，才使佛教展現出空前的活力，在全球化的時代保持了中華文化的傳統魅力。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星雲大師及其佛光山教團，是中華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偉大實踐者，豐富了中華文化的時代內涵，包容了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以及西方的基督教思想，為當前的中華文化建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走向世界的典範，也是傳統佛教在現代社會深入人心的典範。

(五) 關懷生命，彰顯宗教的勸善功能

人間佛教的重要內涵是使佛教回歸「人間」，而不是像明清佛教那樣熱衷於趕經懺、做佛事，成天為死人超度。像太虛、印順所呼籲的那樣，人間佛教要為現實人生服務，確切地說，首先是要為活人服務，回歸人間，其實質是要熱愛生活、熱愛生命。在我看來，這是佛教煥發活力的最重要原因。

星雲大師說，「佛教乃生命之學問。」他認為，人間佛教的主要內涵是「關懷生命」，人到世間「生活」，就有「生命」，有生命就有「生死」。他說，「人間佛教包括生命、生死、生活；生命是人間佛教的體，生死是人間佛教的相，生活是人間佛教的用，乃至人間萬有環環相扣的關係，就是人間佛教。」因此，如何在生活中運用佛法，這是大師弘揚人間佛教一以貫之的精神主旨。他認為，佛教有自己的「生命學」與「生活學」，提出了一套「放人哲學」：佛教「最重要的是『放人』，能夠給人生路、給人因緣，這才是積極的『放生』，也是最大的『護生』。」

當前世界上源於宗教的衝突並不鮮見，地球上的這麼多人，彼此的宗教信仰並不相同，自大或自卑、排他的心態並沒有因為全球化而減少，反而更加劇。如何去化解那些由於自大或自卑、排他而出現的仇恨？回歸人間，這是人間佛教給這個時代的重要啟示。宗教之間的對話，需要回歸現實人間，要讓大家熱愛生命、熱愛生活，不要活在雲端的那些抽象概念裡，更不要為



了抽象的概念相互仇殺，而要面對共同的生活。

宗教家並不能解決政治家所面對的現實衝突，但能給大家提供一個美好的理想：回歸人間，也就是回歸現實人間的實際問題，關注人類的整體處境，是我們新世紀宗教對話的根本理念，或許是我們解決宗教衝突的唯一出路。

佛教對生命的理解比較寬泛，並不以人類為中心，包括六道一切眾生。但人間佛教首先關懷人道的生命，確立了人類交流的底線。在這世界上，不分種族、膚色、地域、語言和宗教，只有尊重彼此的生命，才能解決現實中各式各樣的衝突與矛盾。所有的宗教，都有教化民眾的功能。在中國的宗教傳統裡，以人為本，「觀乎人文」，體貼「止於至善」的文明境界。我們對宗教的期待是能勸人為善，有助於社會的和諧、人生的幸福。當年唐高祖李淵要舉行儒釋道「三教講論」，他在詔書裡說，「三教雖異，善歸一揆。」這個思想，直到今天，依然還是中國人心目裡對所有宗教的正面理解。「勸善」，因此是中國宗教的基本職責，鼓勵大家去追求道德上的至善。當然，這裡主要是指儒家所講的道德規範。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同樣是勸人為善，只是其中的「至善」，不僅僅是平常的道德規範，而是對生命的尊重與關懷，這是佛家的大悲心。這是人間佛教的終極關懷，也是佛教的根本訴求：珍惜生命，善待生命，達到生命的解脫與永恆。在佛教徒的世界裡，眾生平等，永遠不會有「仇殺」。

四、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四個亮點

以上五個方面，其實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五大理念。文教、制度、事業、對話，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實踐過程，而對生命的關懷，是人間佛教的旨歸。在這些理念的實踐過程中，其實都有許多具體的舉措，我在前面也

已有所說明。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我想針對中國大陸佛教界當前的實際情況，概括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四個亮點：組織居士隊伍、創辦佛教大學、重視現代傳媒、建立國際道場。

(一) 組織居士隊伍

佛光山在組織居士隊伍方向，可以說經驗豐富，有效地發揮了佛教徒對社會發展與穩定的積極作用。尤其是「國際佛光會」的創辦，意義非凡。當前國內各主要寺院都有自己的義工團隊，如何管理與組織這些義工，包括義工的工作範圍，現在應當做出一些研究：既要符合大陸的宗教事務管理條例，也要適應時代的新發展、社會的新變化，去創造性地為信眾乃至為寺院周邊的社區服務，有條件的寺院可以從事更大範圍的社會慈善活動。佛光山在這方面的主要經驗，是要處理好僧俗關係，要重視對居士的教育及其相互教育。

(二) 創辦佛教大學

這是很多大陸佛教界人士的夢想，佛光山在這方面已有很多實際的經驗，現在應當認真研究。在現階段，大陸地區的佛教辦學，重點還應該在佛學院的自身建設。目前條件較好的佛學院，已有能力開設一些僧團面對未來的新專業，但需要穩定的經費支援，師資結構與學員結構都要有新思路。現有的課程設置過於老化，單純以僧人為學員，今後將會越來越難。社區大學、普通高校的部分功能，可以納入到佛學院中，努力實現國民教育與宗教教育的雙贏格局。

(三) 重視現代傳媒

這是所有與佛光山交往的學者們共同的感受，從雜誌、報紙、出版社到



電視台、互聯網，一應俱全。新技術的運用，對傳統佛教的傳播影響極大。如果傳統宗教不加利用，那麼各種新興宗教就會在社會上暢通無阻

（四）建立國際道場

中國大陸佛教正在努力走出國門，佛光山有「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經驗，是國際宗教界最重要的現代教團之一，遍布全世界 200 多所道場，其對大陸的借鑑意義不言而喻。從我對大陸佛教界的觀察來看，現代傳媒與國際道場的發展，主要瓶頸是人才。我們一方面期待佛學院教學品質的提升，另一方面，大陸寺院要有足夠的魄力，願意把自己的優秀僧人送到高校學習。

星雲大師所創建的人間佛教道場佛光山教團，毋寧是大陸佛教最好的典範。